



在开始阅读小说《平原》之前，我们似乎有必要大致了解一下本书作者杰拉尔德·默南的人生经历。这位澳大利亚作家是一名地地道道的隐士。在86年的人生中，他几乎从未离开居住多年的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更别提乘坐飞机环游世界。但这并不妨碍他用自己的方式想象远方的风景。因为所有那些令人惊叹的景致都被他完好如初地保存在记忆深处。于是，写作就成了某种程度的自省。就像默南所说：“我的小说是我的内心写照。我不会试图让读者相信我的作品向他们展示了现实世界，无论它是什么。我的书是以我内心的风景为背景的。”

毫无疑问，《平原》就是这样一种想象的产物。小说开篇，叙述者“我”独自待在澳大利亚内陆地区一个被称为“平原”的地方，如此缓慢而又持续地回想起自己20年前初到此地的情形。在“我”的描述中，这是一次奇异的远行。彼时，身为艺术家的“我”带着一部名为《内陆》的电影笔记，辗转来到位于内陆深处的平原，想要寻找合适的赞助人与取景地，却料竟然见到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人和事。

这里有太多用白色挡风板搭建而成的、占地宽广的大房子，“屋顶则由刷着红漆的铁板组成，巨大的旱地花园里长满了胡椒树、异叶瓶树和成排的怪柳”。不仅如此，这些自称为“平原人”的居民也有着与别处截然不同的审美。“他们都穿着平原上有教养的有闲阶层的服饰——裤线笔直的素灰

色西裤，一尘不染的白衬衫，上面还配着相称的领带夹和袖章。”

而“我”呢？尽管“我”每天都坐在酒店里，与不同的平原人相互交谈、一起喝酒，暗自揣测他们的所思所想，但“我”的服饰打扮却透露出“我”就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观光客。“我”穿着白衬衫，敞开的领口上系着一条深红色的佩斯利花纹丝绸领巾。不幸的是，平原人几乎不系领巾。好在，“我”终究还是把握住了平原人隐秘的喜好。“我”的左手上戴着两枚饰戒，“每枚戒指上都镶嵌着一块显眼的半宝石，一

并试着从中探求平原人的精神状态。

毋庸置疑，这就是典型的默南式写作。他从来不愿为读者提供任何令人眼前一亮的情节，却总是用他冷静而又克制的语调谈论一些相似的话题：它们在平平淡淡中展开，最终又在平平淡淡中结束，就像不断重复的日常生活。但我们不必因此责怪默南。因为这就是他对“平原”这一主题的设定。正如他所说，平原人从不在意通常意义上的故事，更不会“被情感的迸发、激烈的冲突或突发的灾难所打动。他们认为，呈现这类事物的艺术家不过是被人群的嘈杂声，或被平原之外的那个世界，那个被透视法缩小了的世界里过于丰富的表象迷惑了”。

似乎是为了摆脱被外面那个世界“过于丰富的表象”迷惑的恶果，默南轻易地抛开所有寻常的故事情节，以他标志性的敏锐，提醒我们注意那些被暗藏在看似平淡的地标（“平原”）之下的微小细节。因为平原人总是会“在一片单调的土地上，从平淡无奇的日子里塑造出神话的实质”。想象这样一幅画面：某个平原人的英雄“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每天下午回到不起眼的家中，房子的草坪平整、灌木萎蔫，他会一直在家坐到深夜，试图决定一条他可以沿着走三十年的旅行路线，那条路线最终将抵达他坐着的地方”。或许，这就是默南最擅长的旅行，也是他最熟悉的澳大利亚。而这一次，他迂回辗转，持续前行，最终抵达了这片位于他内心深处的土地。

若干月前，贵州毕节大方县因暴雨引发山体滑坡。开着挖掘机游历全国的何瑞祥恰好途经此地，他立即驾驶自家挖掘机投入抢险，连续奋战十几个小时，与救援队伍合力迅速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小何的善行义举感动了贵州百姓，他们纷纷“围追堵截”表达谢意：有人拉他去家里吃酸汤鱼，有人拦下挖掘机架着他去品尝丝娃娃，有人追出半条街往他驾驶室里塞土特产……热情的贵州人民让小何用了三个多月才得以“逃离”贵州。后来得知，小何善举的源头可追溯至他的幼年经历——孤身闯荡宁夏时，他曾遇多位好心人相助。他选择回馈善意的方式，就是让这份善意不断传递，持续循环。

小何的“幸福烦恼”，源于他的善行义举得到了热情的回应。我们固然应当大力褒扬施善者的无私行为，但受助者真挚的回馈同样值得称道。真正触动我们心灵的，是这种双向的温情互动——当受助者的感激化作行动，当善意的种子在传递中生根发芽，便形成了最动人的善意循环。正是施善者与受助者之间这种温暖而持久的联结，让平凡善举焕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

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便对善行义举的回馈机制表达了鲜明态度。子贡赎回一名鲁国人后，本可依例从国库领取赎金，却选择了拒绝。对此，孔子评价道：“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而当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并接受对方赠送的一头牛作为答谢时，孔子则称赞道：“鲁人必拯溺者矣。”孔子的意图显而易见：子贡的“高尚”之举，实则会因他人羞于领取赎金而抑制救人善行的传播；而子路坦然接受答谢，恰恰能通过“行善有报”的示范，激励更多人投身助人之行。

要让所有的善行义举都能得到积极回馈，既需要国家完善鼓励见义勇为的制度并推动其更好落地，也需要公民不断强化对善行义举给予积极回馈的观念意识，更需要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弘扬正能量的良好氛围。

每一份善行义举都值得被积极回应，每一位施善者都值得被心怀感恩。当司机礼让行人时，我们不妨举手示意感谢；当有人撑伞让你先行时，我们理应礼貌地道声“谢谢”。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他人成长的环境，每一次对善意的积极回应，都是在为美丽的善良之花浇灌养分。若每一位施善者都能从这种正向反馈中感受到帮助他人的快乐与幸福，必将让更多善行形成良性循环，让更多的善意如春水般欢快流淌。

善行义举需『回响』

梁建民

●小说中的衣食住行

心之风景

谷立立

块是朦胧的蓝绿色，另一块是柔和的黄色”。

两种颜色恰到好处地呼应着平原人矛盾的性格特征——既渴慕远方遥远的地平线（海水是蓝绿色的），又不忘身边的大地（泥土是暗黄色的）。或许正是凭借着如此精准的判断，“我”最终还是被平原人接纳了。从此，“我”正式开启了“我”的平原人生。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完成“我”的电影笔记，却把时间耗费在庄园的图书馆里。每一天，“我”都会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仔细研读平原地区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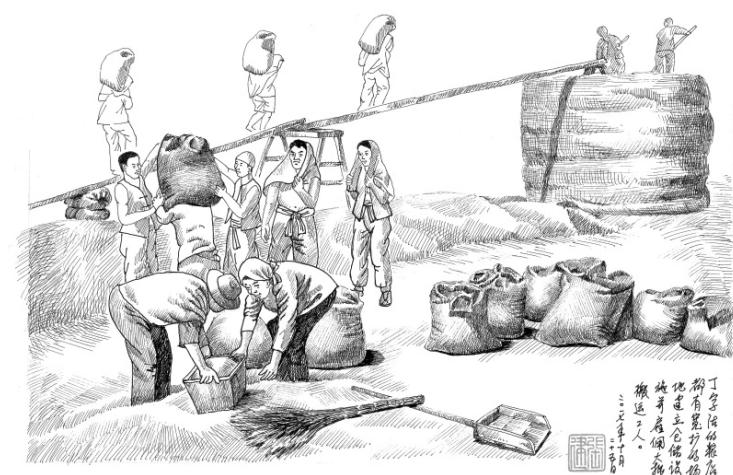
冬天的风是冷的，却冷得干净。

早起时霜气拂面，楼下草坪铺着一层薄薄的露，阳光懒懒洒过，每片草尖都挑着一颗透亮的水珠，绿得晃眼。恍惚间竟像故乡的麦田，只是这一片绿，倔强地生在水泥的缝隙里，不管不顾。

转过小径，枫树已褪尽红裳。曾如火焰流云的叶，如今静静蜷在土里，成为大地褐色的掌纹。倒是香樟树下藏着几枚漏网的赭红，风一来就簌簌地抖，像躲在大人衣襟后偷笑，浑然不知自己是冬日的叛徒。原来凋零与生机，从来不是楚河汉界，而是你中有我。

坐在晃动的公交车里，目光被路中央的几株月季绊住。小碗口大的红，在风里摇着冻硬的瓣，却还擎着未绽的苞，鼓胀如婴孩紧握的拳。寒流早已漫过，分明不是它的时令，它却偏攒着满身的力气，仿佛下一秒，就要把整座春天炸裂在枝头。这倔强近乎天真，却让人眼眶发热。草木何须舞台？活着，已然是一场盛大的绽放。

冷风如薄刃刮过面颊。冬日的花草树木，蓝天白云，静静地告诉你：冬并非空白，而是另一种丰盈。那些被寒冷逼至角落的生命，反而显出筋骨——草在霜里绿得更沉，花在风里红得更烈。



天津在历史上曾是中国北方的漕运重地、物流中心和交通枢纽。在天津的商业群体中粮商居多，史料记载：“开设粮店，商贾贩粮百万，资通京师。”

沿海河和南北运河建有多处囤粮的仓库，如北仓、南仓、上仓、下仓、仓廒街、仓门口、军粮城等，这些带有鲜明特点

的地名仍沿用至今。康熙年间，天津曾建立仓库，作为储存漕粮及本地军饷之用。天津最大的粮食贮备基地便是北仓，其建成于清雍正三年（1725），总库容约为40万石。道光十四年（1834）又在天津城东北建仓，可以存粮3500多石。

机构。

随着网络传播的推动，“丰容”一词的适用范围不断拓展，如今在网络语境中，它也可用于宠物、人类甚至作品领域。

在宠物饲养中，为猫狗布置攀爬架、购买玩具等行为，便可称为丰容。在内容创作里，丰容可指丰富作品的情节与内涵。而在个人成长领域，丰容一词还可指通过多元学习、拓展阅历等方式，来丰盈精神世界。

●网络新词语

丰容

王锦辉

“丰容”是源于动物饲养学的专业术语，指通过丰富环境与内容，满足动物的生理、心理需求，从而提升其生存质量或体验感。该词的使用对象主要为圈养动物，为它们实施“丰容”时，通常会通过改造饲养环境、增设玩具、变换投喂方式、模拟动物野外生存场景等手段，目的在于激发动物的天性，减少刻板行为。这一策略广泛应用于动物园、野生动物救助站等

